一“从窗缝潜入”个共和

19世纪的前70年，法国可以说是风大浪大、多灾多难：执政府(1799～1804)、第一帝国(1804～1815)、复辟王朝(1815～1830)、七月王朝(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2)、第二帝国(1852～1870)、国防政府(1870、9～1871、2)交相更迭，几年河西，几年河东。第一执政、皇帝、国王、亲王——总统又皇帝“政府主席”，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雅各宾派、新山岳派、社会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共和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各树旗号，各有腔调，党同伐异，色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欧洲列强竞逐，争夺霸权，兵连祸接，生灵涂炭，法国有些年份甚至良田撂荒、工厂开工不足。然而，大风大浪只是使法国这艘航船摇晃颠簸，并没有使它终止前行。法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法国人民的觉悟，总在动荡中不断提高。从1789年大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几经折腾反复，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终于得以确立。但是，第三共和国开头几步是走得踉跄蹒跚、十分玄乎的。

第二帝国战败覆亡

1870年7月，法国和普鲁士这两个世仇临国又打起来了。

当时的法国处在第二帝国时期，皇帝是拿破仑三世路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拿破仑·波拿巴。他爸爸也叫路易·波拿巴,被哥哥拿破仑一世封为荷兰国王。1814 年第一帝国垮台时，小路易·波拿巴才 6 岁，由他那被父亲抛弃的母亲带着逃往国外，颠沛流离，吃了不少苦头。他在瑞士上过军事学校，在意大利参加过秘密社团“烧炭党”和反对罗马教皇的起义，受过一些锻炼。1832 年拿破仑二世去世后，他开始自称波拿巴派的首领。1836年他在斯特拉斯堡策划反对七月王朝的密谋，失败后逃往巴西、美国和英国。这期间，法国政府决定将拿破仑一世的骨灰从圣赫勒拿岛迎回国内，这又引起人们对拿破仑一世的怀念。于是,路易·波拿巴亲王以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又来了，便于 1840 年 8 月 6 日率 56 名亲信,乘‘爱丁堡号’汽船,横渡英吉利海峡，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在滨海布洛涅登陆。这是当年老拿破仑的屯兵之所，小拿破仑打算再临此地以震惊世人。本来约定有一个布洛涅卫戍部队的中尉阿拉德尼兹作内应；可是,当路易·波拿巴一伙溜进兵营、鼓噪谋反之时，却无人响应。一名叫科尔的上尉，只用自己手下的寥寥几个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造反阴谋给挫败了。路易·波拿巴仓皇逃回海边找汽船，汽船已被海关人员开走了。他慌不择路，跌入水中，好不容易爬上小艇，还没坐稳即被生擒。辗转蹲了几个监狱，受审时幸亏有两位著名律师全力为他辩护，方免一死，10 月 6 日被判终身监禁。仰赖拿破仑一世的余荫，路易·波拿巴在狱中颇受优待，不仅伙食标准高于同牢的一位伯爵和医生，而且,自 1841 年起，他还有了一个情妇韦尔热长期陪伴，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俩到第二帝国时期都成了伯爵。路易·波拿巴在狱中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论及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文章，发表在多家报刊上。他给自己涂抹着共和主义的油彩。

1846年 5月,关押路易·波拿巴的昂堡内院粉刷房屋，十几名泥瓦匠和粉刷工进进出出，相当混乱。路易·波拿巴一

见,喜上心头,决定乘乱越狱。5 月 23 日,他接待英国前首相罗伯特·波尔爵士等人时，推说仆人因事外出，请帮忙给弄一本护照，波尔便把自己仆人的一本护照给了他。 25 日一大早,路易·波拿巴就起床乔装打扮。他刮光了在狱中蓄起的满脸胡须，戴上一个蓬松的假发套，眉毛画得又黑又浓，两腮扑了一点红粉。他早已让侍仆泰兰悄悄地从城里买来化装衣服，现在全部用上。他穿上一件土布衬衣，一条长裤和一件溅满石灰灰浆的蓝上衣，头戴一顶鸭舌帽，嘴里叼个烟斗，脚登一双系着草绳的厚底木拖鞋以增加身高，肩扛一块木板遮蔽着脸面。忠仆泰兰已经找来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等在外面。路易·波拿巴自称是泥瓦匠巴丹格,躲过哨兵,走出城堡,跳上马车,策马飞驰,一口气跑到圣康坦市。在那里,他改乘驿车,再换火车，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了一夜,27 日便抵达英国。从此，他为自己，也为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阴谋家挣了一个绰号 "巴丹格。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住在英国窥伺时机的路易·波拿巴潜回法国，隐居巴黎，待机起事。他派人给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拉马丁送去一封信，说他保证忠于临时政府，支持临时政府的工作。但临时政府鉴于形势紧张，仍然不允许他住在首都，他只好东躲西藏。由于“二月共和国”临时政府大幅度增加税收,而被称作"收税的共和国",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仇恨。6 月，巴黎人民再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倒行逆施。这时，受苦受难的法国工人，已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表现得十分英勇。然而，凭借人民力量上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命令军队向游行群众开枪，疯狂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打死大约 1000 人,1.5 万人被捕,其中 4000 人被流放到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6 月的硝烟尚未散尽，资产阶级政府又加紧采取立法措施，匆匆忙忙颁布了一些旨在束缚人民手

脚的法律 新闻自由一笔勾销,实行戒严,进行清洗,禁止私人集会,解散秘密会社,劳动日延长到 12 小时,要工人为自己的造反行为支付代价。政府虽然用刺刀和高压政策维持了一时的秩序，却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人民更加怀念起拿破仑帝国时期的荣耀和鞋匠也能封侯拜将的昔日风采。民心的向背，总是左右国家大局的根本力量，迟早会发生作用的。嗅觉灵敏的路易·波拿巴亲王在暗中等待着，刚被推翻的奥尔良派也在伺机报复。

11 月 12 日，制宪委员会通过新宪法，正式规定实行共和制,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 4 年，不得连任。人民准备充分运用自己在二月革命中刚刚争得的普选权，对临时政府进行报复。自然，这个宪法不大符合权贵们的口味，共和派也持保留态度，有产者们都不想让人民大众染指总统选举问题。共和派担心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帝国的后裔，利用民众投票的双手，勒死共和国，复辟君主制。

共和派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人民为敌，人民群众一有机会就用行动进行反击。 1848 年 6 月初,议会举行补缺选举,路易·波拿巴亲王居然在巴黎和 4 个省份成为候选人，得了不少选票。不久，他的两个堂兄弟被选人议会。11月,路易·波拿巴被不同派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他善于哗众取宠，左右逢源。他四处奔走竞选，一再表白自己志在民主，绝无夺取政权之意。梯也尔等奥尔良派以为他无足轻重而予支持，共和派则打算用他来对抗奥尔良派。各派都以为他成不了气候。结果，大家眼睁睁看着亲王迅速膨胀为有分量的政治人物。权势集团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君主派和共和派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发表吹捧性文章，好像都怕巴结不上他。议会向他提供了讲坛。他巧妙地对议会说，“我不是一个野心家，忽而妄想帝国和战争，忽而又妄想将颠覆性

理论付诸实践。我是在一个受到灾难磨练的自由国度里成长起来的，我将永远忠于你们的选票所赋予我的义务。”他声称要捍卫秩序、私有制和对外和平，这使资产者大为放心。工人投他的票，以表示对共和派临时政府的厌恶。农民把他当成被神圣化了的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也投他的票。12 月 10 日，亲王当选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这意味着选民们撤换了第二共和国的整个统治集团。马克思认为，这次选举是一次巨大的农民起义，是农民、工人发动的一次政变。“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对无产者来说,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工人、农民们举着旗子、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下决心不让 6 月屠杀民众的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得逞。

亲王一总统一就职就对议会宣布：“拿破仑，仅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套纲领,对内是秩序、权威、宗教和人民福利 对外是民族尊严。”是的，他要的是统治者的秩序、权威和福利。他任命了许多君主派人物担任部长、总理，又在 1849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中夺走了共和派的许多席位，接着，议会废除了人民的普选权。他还起用支持自己的将军，笼络住了军队。亲王当总统当到第四个年头上，按宪法规定，他该准备卷铺盖回家了；可他的宿愿本来就是复辟帝制，且又利用总统职位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岂肯善罢甘休，前功尽弃，让宪法捆住自己的手脚？他觉得，法律原是用来哄骗、制裁百姓的，当权者怎能束手就范？他当机立断，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

路易·波拿巴的本事虽然远远不及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但也不是草包一个。他打算认真扮演老拿破仑的角色。他确也颇有手段。什么时候该打谁拉谁，他都计算得相当精确。他利用民众对议会右翼势力的不满，抓住一切机会贬低议会。1851 年 11 月，他向议会提议，应该恢复被议会取消了的人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普选权。议员们予以否决，议会因此在国民中威信扫地，进一步受到公众憎恨。议会也拒绝修改宪法，不让亲王连任总统。这给亲王一总统的政变机器加了油。他组织了一个发动政变的班子，其中包括警察总监莫巴和一位将军。政变日期选在12月2日，即老拿破仑大败欧洲反法联军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纪念日。对小拿破仑来说，这是一个大可利用的日子。1851年12月1日，他大事张扬地在爱丽舍宫举办盛大纪念舞会，邀请各界头面人物到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极力营造歌舞升平的氛围。就在这轻歌曼舞的欢乐氛围中，小拿破仑调集3万多名官兵，趁夜色分头包围了议会等重要场所。不少文武高官被逮捕。巴黎遍贴亲王的宣言，宣布恢复普选权并实行戒严。政变被说成是对“秩序党”议员的一次打击。政变者“建议”人民‘请求’亲王一总统起草一部新宪法。那一夜，路易·波拿巴呆在爱丽舍宫的银厅，指挥着政变行动。他大获全胜，登基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身手也算不凡。他治国也颇有办法：大体消弭了混乱局面，努力发展经济，使法国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国力大增。他早就想步其伯父的后尘，耀武扬威，图谋霸业。他下令攻俄国，打奥国，东征印度支那，西伐墨西哥，南侵非洲，并与英国勾结犯我中华，火烧我万园之园——圆明园。除了讨伐墨西哥未曾沾光之外，法国大都作恶得逞。他洋洋自得，以为欧洲霸主非他莫属了。

普法交战，皇帝投降

不料东邻出了个心狠手辣的俾斯麦。自1862年当上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后，为建立资本主义发展所亟需的统一大市场，他决心通过‘王朝战争’把30多个德意志小邦国统一起来，并进而与法、俄等国争夺欧洲霸权。他1864年兴师打丹麦，1866年进犯奥地利。普鲁士威势日炽，德意志各小邦

国渐向普鲁士靠拢。法国对普鲁士的强盛十分敏感。角斗场上都盼望对手虚弱。法国巴不得比邻的德意志永远四分五裂，这是数百年来法国统治者的一贯愿望。况且，法国历代君主都觊觎莱茵河左岸地区，希望法普之间以莱茵河为“自然疆界”。就连 18 世纪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也未忘却此事。拿破仑一世则径直把莱茵河左岸划入法国版图。“大伯父的小侄儿”当然也作此想，俾斯麦不会不心知肚明。狡猾的俾斯麦棋高一着,他在 1866 年南下攻打奥地利之前，多次一本正经向拿破仑三世和法国外交官表示，若得法国在普奥之间保持中立，普鲁士将会给法国以领土补偿，但从不言及补偿何地。法国信以为真，眼瞅着普鲁士打败了奥国，奥国不敢再与普鲁士争夺南德诸邦。尔后，法国驻普公使便奉命两次向俾斯麦索要补偿，并明说只要莱茵河左岸地区。那俾斯麦本来是胡弄法国，哪能真割地？他早有准备，便声言决计以武力捍卫德意志领土完整。拿破仑三世闻言大怒，也决计以武力达到目的。1867 年法国大臣卢埃尔秉承主上旨意在议会公开扬言：“德意志须分作三块,永世不得统一。’他所言之‘三块”,指的是普鲁士、奥地利及南德诸邦。话已挑明，直接加快了俾斯麦的备战步伐。

这时候，法国统治集团确也想着对普一战。原来，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兴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俱已空前强大，从而促使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再度高涨，令皇权势力甚为惊惧，很担心皇统不保，帝制难继。一向保守刚愎的欧仁妮皇后曾经手指太子，告诫拿破仑三世：“若要此子得继大统，非有一场对外战争不可。”他们把对普战争视为阻遏德国统一、维系法国皇权的一大转机。可是，拿破仑三世当政已经 20 余年，像一切掌权太久的统治者一样，喜听阿谀奉承之词,爱看卑躬屈膝之态,而厌恶逆耳忠言、抗颜直臣。当时，

他重用的军政高官，多是些趋炎附势、缺德少才之徒，一旦有事，这种人是只会误国害民的。

普鲁士的情况则不同。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国正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带领下走向统一，奋起争雄的意气十分高昂。俾斯麦也很擅长鼓动日耳曼人的爱国激情。在法国试图索讨莱茵河左岸之际，俾斯麦正在谋划着如何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此二地与德意志接壤，居民中有许多日耳曼人，故而通行德语 那里盛产铁、煤、盐，而且有发达的棉织业。若将此二地与普鲁士的鲁尔煤矿区连成一片，则工业根基就深厚无比了。因此，普鲁士垂涎此二地久矣。两家都要打，战争就非打不可了。想玩火，找根导火线是不难的。无巧不成书，一颗火星正好进到了普法堆积的干柴上。 1868 年西班牙发生革命，专制女王伊莎贝拉被推翻。各派革命势力在拥立新君问题上争执不下，议会便决定请个外国亲王来做国王，以平息国内纠纷。几经权衡，选定了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这亲王信奉天主教，宗教上与西班牙乃是一脉；更兼他娶了葡萄牙的御妹为妻，西、葡又是近邻，他来当国王实在相宜。俾斯麦闻知此事真是大喜过望。若在西班牙建立起亲普鲁士的政权，不啻是普鲁士在法国背后埋下一支精兵，对法国形成夹击之势，普鲁士得益何其巨大？于是，俾斯麦对不愿远离故土的利奥波德亲王晓以国家之利害，令其应允下来，同时奏请普王，威廉慨然钦准。这件好事正在进行，西班牙议会行将投票选王之时，法国知道了这一消息，朝野上下轰然大哗。外交大臣格拉蒙立时奉旨到议会演说，声称法国政府决不容忍“一个外国将自家的亲王捧上菲利浦五世的王位，从而将当今欧洲列强之均衡毁去，令我们吃亏，危及法国的利益和荣誉。设若真个弄成这般情景，那么诸位先生，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有整个民族的支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坚定地去

履行我等之义务”。格拉蒙提到的菲利浦五世，乃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孙子，1700 年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格拉蒙此时回忆往事，意在提醒法国人注意，西班牙王位本应是法国人的，岂容他人染指？于是，报刊连篇载文，民众常有集会，群情激昂，声势浩大，要求普鲁士放弃西班牙王位，不然的话，法国就要动武。法国议会也作出决议，责成内阁斡旋，不可让普鲁士占了便宜。

普鲁士深为法国朝野的激烈反应所震动。俾斯麦火上浇油，1870 年 7 月 3 日，要求欧洲各国正式承认利奥波德的候选资格，气得法国怒不可遏，开战之声大起。普王威廉倒不想立即把事情闹大，主张由利奥波德亲王当作个人私事予以了断。利奥波德本不乐意背井离乡，便向法国驻普大使贝涅德蒂明白表示，将拒绝西班牙王位。法国怕空口无凭，7 月初，贝涅德蒂奉命去晋见正在温泉疗养地爱姆斯避暑的威廉国王，要求国王发表公开声明，霍亨索伦家族今后永远也不继承西班牙王位。此举显见太过分，普王深感羞辱，暗自思忖：“法国逼人如此之甚，难道我怕了你不成？此事断不应允！”他心中怒火燃，脸上却很谦恭，口中委婉言道：“眼下之事已成定局，未来之事无人能知，预下诺言，恐有不妥。”法国大使临走时，威廉还礼节性地表示，以后或许再次接见大使。后来，威廉得知利奥波德亲王已经发出谢绝王位的声明，便于 7 月 11 日命人知会贝涅德蒂，说是，霍亨索伦王族候选一事业已撤回，无须再次接见大使。随后，普王将事情经过电告俾斯麦，叫他定夺，是否通告普鲁士各驻外使节并公诸报端。

正与参谋总长毛奇和陆军大臣卢恩围坐用餐之时，俾斯麦接到电报。两将军求战心切，见国王电文语气平和，甚觉丧气，连酒也喝不下去了。俾斯麦看在眼里，乐在心头，询问两将，若当即与法交战，有无得胜把握？毛奇立答，按普法军事

力量对比，早交手比晚交手对普有利。其实，俾斯麦早就对左右分析过形势，认为“对法战争定将发生。战争结局将会与拿破仑三世的愿望相反，促成德国完全统一。此外，可能导致拿破仑倒台”。他也想尽早开战，就单等军队的步伐也跟上来了。今日见两位主将斗志如此高昂，俾斯麦喜不自胜，马上提笔在手,将国王电文大加篡改 在描述了‘法国大使威逼普王”的情景之后，又添上这样一段：“国王陛下拒绝再次接见法国大使,并命值勤副官知会于他,国王陛下对他已无话可说。’这样的语句，无疑是故意侮辱和挑逗法国，以起战端。卢恩、毛奇一见，登时精神大振，酒兴又上来了。俾斯麦戏称法国为“高卢公牛”，经他增删的电文是斗牛的红布，公牛一见红布“保准立时激怒起来”。果不其然，俾斯麦炮制的电文一公布，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同时点燃了民族主义烽火。 7月 19 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

仗一打响，法普两军的实力悬殊就大白于世了。普王威廉自任总司令，参谋总长毛奇实际指挥全军，俾斯麦随军督战,皇太子腓特烈·威廉在军中亲领一支人马。普鲁士靠铁路之便,到 8月2 日已在莱茵河右岸集结 50 万大军,还有 30万预备队整装待命。普军配备克虏伯大炮 1600 门,这种炮在当时的世界上算得上是先进武器。普军训练有素，收发自如；更兼毛奇知兵善战，令出如山，军纪严明，还允许部下在交战时发挥所长，灵活执行命令，故尔，普军的战斗力不同凡响。而当时的法国,只能集结 30 万军队,平素操练不足,上阵就发生混乱。尤其可笑的是，法国高级军官往往孤芳自赏，颟顸无知。宣战前夕，皇帝垂询军队状况，军事大臣勒伯弗挺胸凸肚地答道：“全都准备停当！连最后一名士兵护腿套上的最后一个纽扣都已扣好。’据此,总司令拿破仑三世坐镇中军,命巴赞元帅和麦克马洪元帅各率一个军团，压向法普边境。他打算

速战速决,开战后 10 天之内即把烽火烧到普鲁士去，切断巴伐利亚、巴登、符滕堡、黑森这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的联系,围而攻之。这是小拿破仑的如意算盘。所以，待到法普两军在法国境内接上火，法国前线部队指挥官展开作战地图一看，一个个目瞪口呆了：原来，图上绘的都是德意志的图形。法军总参谋部就没想到会在法国境内作战；他们把愿望当成了现实。有的高级指挥官，都不知道自己所部军旅驻扎何处。而在议会讨论宣战问题时，曾有议员问军事大臣勒伯弗，作战地图是否已经备好,他当即拔出佩剑,举国头顶,傲然答道:"只这便是我的地图!"愚蠢骄蛮到极点。

法普开战时,年已 62 岁的小拿破仑正值龙体欠安。但主战的皇后欧仁妮怂恿他强打精神，扶病亲征。 7 月 28 日,他率部来到洛林的梅斯要塞，亲眼见前线部队乱作一团，全无章法,原定集结的 25 万大军也未到齐,他知道 7 月 29 日以前攻入德境的计划已经泡汤，不禁又气又急。他召集众将，商讨用兵之策，这些惯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将官根本无计可献，只能按兵不动。那时梅斯只有 10 万法军。法普交界处的斯特拉斯堡还有 4 万兵力，但却时时得不到粮草和弹药。即便皇帝亲领的莱茵军团，各部分之间也乏戮力同心之念，常存自保实力之心。这一切，就把皇帝的速战速决"战略"冲到爪哇国去了。

再看普军，他们正严阵以待。俾斯麦本是蓄意挑动战争，在法国宣战前的 7 月 15 日就发布了动员令,各路兵马齐集于法国境外。他戳弄得法国气恨难耐，首先宣战，让法国在国际上作了恶人,又让德意志人产生了受到欺负的感觉;"反侵略"士气十分高涨。俾斯麦确实有两下子。为了对付法国，南德诸邦也不再跟普鲁士讨价还价，将自己的军队都交给毛奇调遣。普军以逸待劳，单等着法军先出手。小拿破仑焦急地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 5 天,不见敌方动静,便于 8 月 2 日传旨进兵，还真夺下了敌国边境小城萨尔布吕肯。未等法军站稳脚跟，8 月 4 日,普军开始大举反攻。只因两国仇怨日久，两军士气都很旺盛，只杀得血肉横飞，鬼哭神惊。法军寡不敌众，麦克马洪元帅部下连作战地区的参谋地图都没有，阵脚很快大乱，一败再败，有名的“阿尔及利亚步兵”被歼灭。在阿尔萨斯平原的敕希斯霍芬村，四个师的胸甲骑兵奋不顾身，英勇冲锋，但最后被包围在一片果木林中，马放不开四蹄，人伸不开手脚，可怜这些勇士大都战死在巴伐利亚狙击手的枪林弹雨下。虽然失败，“敕希斯霍芬的冲锋”至今还在法国民间传为佳话。

麦克马洪败走，阿尔萨斯陷落，普军渡过莱茵河，屯兵法国境内。巴赞元帅统领的 13 万大军，与攻势凌厉的普军一接火,就败下阵来,最后被困于梅斯,洛林也落入敌手。

前方的惨败，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虚弱和军政高官的无能，巴黎民众于 8 月 8 日和 9 日接连集会,呼吁建立共和国,武装民众，以拯救法兰西。皇室和议会内惧人民，外畏强敌，决定丢卒保车,遂于 8 月 9 日抛出内阁首相奥利维埃作替罪羊，委任 74 岁的库赞一蒙托邦组阁。此人就是 1860 年与英国强盗合伙侵我中华，劫掠并烧毁我圆明园的法国侵略军统帅。他自称在北京郊区八里桥大败清军，因而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他与皇后是同党。8 月 10 日，他出任首相兼军事大臣,并煞有介事地把内阁叫作‘国防内阁”,查封激进共和派的报纸，以重兵驻守巴黎。

情势越危急，皇帝病越重。8 月 12 日,他把自家的总司令职务卸给巴赞元帅，打算回巴黎养病。老谋深算的八里桥伯爵忙与皇后合计，惟恐皇帝战败回京，会引发革命，危及帝制和保皇派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力谏皇帝偕同麦克马洪，去梅斯解巴赞之围，然后合兵一处，与普军周旋，或许还有转

机。这时,败下阵来的麦克马洪已遵照皇帝的命令,到夏龙与法军残部会合，麾下也有 14.5 万人马,大炮 400 多门,实力倒也不弱。皇帝被说服，便与麦克马洪一道向梅斯进发。然而,若论起领兵打仗,小拿破仑可不是老拿破仑,他和麦克马洪加起来也不是毛奇的对手。毛奇派兵把梅斯团团围紧，便调动 24 万大军，又尾追，又堵截，最后把小拿破仑赶进了色当要塞。色当要塞乃弹丸之地，挤进去 11 万人马，乱得就像一锅粥。毛奇一声令下，500 门克虏伯大炮齐轰密密麻麻的法军队伍,只炸得人喊马嘶,血肉飞溅,主帅麦克马洪本人也挂了花。虽有马格利特和加利费两员骁将率骑兵突围，毕竟血肉之躯敌不过钢铁炮弹，根本打不破普军铁桶般的包围圈。皇帝得知法军已有 2.5万多人成了炮灰，尚且突围无望，深感大势已去,便于 9月 1 日命法军竖起白旗，表示无条件投降。他解下自己的佩剑,写好致威廉国王的降书,一并送达普军。降书颇为滑稽,上写着“:我亲爱的兄弟,只因我未能与自家军旅一道战死，只可将所佩之剑献于陛下。我依然是陛下的好兄弟。”9月 2 日，他成了普鲁士国王的俘虏。普王并未把他当成‘ 好兄弟 ”,而将其押入威廉堡大牢。想那 55 年前,老拿破仑被放逐于圣赫勒拿岛,还有几名亲信随侍身旁,茶余饭后且可浏览岛上风光,与岛民闲话家常。而今,小拿破仑只能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遭受缧绁之苦，其待遇又远逊数筹了。不过,普王终究念他曾是一国之君,在完成德国统一、与法国签定预备和约之后,便于 1871 年 3月 19 日将他开释。他自知是亡国罪人,巴黎人民又在他获释的前一天举行暴动,成立了巴黎公社,他便悲悲切切地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他当年的流亡之地隐居去了。他想起伯父 1815 年‘ 百日崛起 ’的英雄事迹,1872 年 12月,自己也想亦步亦趋,再次‘ 重掌江山 ”。只是形势变了,他也本事不济,威望不到,而且体内结石,还叫他疼痛

难忍。可怜他这个法国总统和皇帝，1873年 1月孤零零病死在英国肯特郡的奇泽尔赫尔斯特了。

皇帝被困色当的消息传到巴黎，八里桥伯爵只急得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次日，他从英国、比利时的电讯中得知皇帝已经投降敌军，惟恐引起民变，遂下令严禁德国、比利时的报刊入境，更将英国报刊一律剪为碎片。9月 3 日上午,他装得像没事儿人似的到议会演说，发誓要“保卫国家”。不料当日午后，正在摄政的欧仁妮皇后收到皇帝发给她的急电，俱告以投降被俘之事，她痛哭不止，决定立即逃亡英国，宫中顿时传扬开来。亲身经历过几次改朝换代的八里桥伯爵，心中十分明白：人亡政息，第二帝国已经气绝于色当要塞。他再蒙骗别人,既不可能,也没用处。当晚,他紧急召集议会开会,商讨改组政府之事，力图苟延残喘。议员们本来分帮结伙，政见歧异，没有了皇帝这个硬盖子，正好轮到各显神通了，谁还听他八里桥伯爵的？法国历史又走到一个叉路口上。

群雄逐鹿,一波三折

一石激起千层浪。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皇后外逃，国家无主，朝野上下都为寻觅出路而急惶惶地活动起来了。

9 月 3 日晚,议会里争吵不休,各不相让,不欢而散。9月 4 日正午，还不到上班时间，议会就开始议事活动。吵到这时,不消说社会主义派、共和派、奥尔良派,就连波拿巴派也已心中有数 废黜皇帝,另起炉灶,已成定局。君主派、共和派都想火中取栗，抢在民众革命之前，成立自己操纵的政府，以填补权力真空。但是“权”字历来揪人心肝,议会中各派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与此同时,爱国民众 9月 3 日晚即已走上街头,至 9月 4 日清晨，巴黎各街区依然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工人聚居区尤为激烈;“ 打倒帝国 ”;“ 建立共和国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年逾花甲、多次被政府判处苦役和死刑的空想共产主义革命家布朗基及其战友，乘势而起，打算首先带领民众去议会所在地波旁宫，逼令议会宣告成立共和国；然后再赶往监狱，解救被关押的难友埃德以及共和派《明灯报》主编罗什弗尔。罗什弗尔擅写政论，因经常撰文尖锐抨击帝国制度而被判刑。

当此之际，资产阶级共和派如法夫尔、甘必大等人，看到大无畏的老革命家布朗基斗志昂扬地穿梭鼓动于人群之中，心内非常担忧，便设法吸引民众向自己靠拢。以德勒克吕兹为首的‘ 新雅各宾派 ”,虽不赞成布朗基的共产主义观念,却对布朗基派的坚毅勇武甚为折服，常愿与之联手奋斗。自发涌上街头的人群，从前一日晚间站到次日，脚酸腿麻，情绪不免焦躁思动。一听说有人主张占领议会，守在波旁宫前协和广场上的人群先就行动起来了。

协和广场上的人群大约在午后 3 时冲进议会大厅,布朗基派的格朗热侧身其间。人们要求废黜被俘的、应对战败负责的皇帝。一见民众涌入，绝大多数议员吓得抱头鼠窜，只剩下十来个大胆的。议长施奈德惊慌失措，苦劝民众遵守秩序，切莫乱来。可是，涌进去的民众越来越多，喊声震天，谁听得见议长所言？施奈德见状，说了声“ 闭幕 ”，便悄没声地溜走了。格朗热随之走向讲坛，高声喊道：“ 公民们！只因我们身受苦难，祖国又遭不幸，我们巴黎人民才来到这里，为的是宣告推翻帝国、建立共和国 !”在场的法夫尔和甘必大闻听此言，心急如焚，很怕国家政权被布朗基派夺走。他二人急中生智，想出一个缓兵之计。他们不约而同地跑上讲台，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根据传统,宣告成立共和国,都是在市政厅…… ”

话一出口，勾起许多人对以往革命情景的回忆，纷纷表示赞同,离开议会,急奔市政厅。这时,虽然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已经拟出共和国新政府名单，但未公布，也不打算赶往市政厅，而是先去监狱搭救罗什弗尔等人，并计划由罗什弗尔宣告新政府的成立，利用他的威望，争取更广泛的群众。而法夫尔、甘必大等人则马不停蹄赶到市政厅，立即拟订出一份新政府成员名单。恰在此时，刚被救出的罗什弗尔来到市政厅。法夫尔等人立即邀他到房内密商。不一回儿，罗什弗尔走到窗口，向聚集的民众招手致意，引起响彻云霄的欢呼。欢呼一停，他就依照共和派拟订的名单，宣告了新政府的成立。新政府成员 11 人，其中共和派不少，而推选奥尔良派的巴黎总督特罗胥将军为主席，以便依靠他的兵权来控制首都局势。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则一无所获。这就是“ 9 月 4 日革命 ”。

历史学家一般把 1870 年 9 月 4 日革命当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开端,总的看,也无不可。其实,在当时,法国究竟是要建立王国、共和国，还是要维持帝制，新政府并未提及。只有一点是确凿的：第二帝国垮台了。这一切，给各个政治派别，包括君主派，都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国防政府安内不攘外

按照当时法国的政治机制，新政府尚未依据宪法由公民选举产生，而是产生于民众革命之中，那只能是非正式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在给自己的成员封官授权之后，即宣布解散议会；考虑到普鲁士人毫无停战之意，法国民众抗敌之心又十分炽烈,它便颁布了《致巴黎居民》和《致巴黎国民自卫军》两个公告,明确表示“ 我们不是这一党派那一党派的政府,而是国防政府。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种愿望，那就是拯救祖国。 ”政府首脑特罗胥慷慨激昂地宣称“ 巴黎总督决不投降 !”外交

部长法夫尔还发下文告，说是“决不让出一寸土地和堡垒上的一块石头。”。实际上他们这些官方文书和口头表白，都是骗人的谎言和掩盖其真实行动的烟幕。特罗胥等绝大多数政府成员，一开始就没有心思抵御外敌、拯救法国；他们真正着急的是抢班夺权，以免国家被革命派控制。特罗胥 9月 4 日当晚就在政府内部说，“看目前的情况，要想让巴黎抵挡住普军的围困，实是一桩蠢举。可能是英勇的蠢举。”财政部长皮卡尔表示，“为了荣誉，我们必须进行防御，但任何指望都会落空。”为了给自己的投降行径辩解，特罗胥还在其著作中写道：“当我 9月 4 日在巴黎接管国防政府事务时，我知道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望的。”“对国家而言1870 年 9月 4 日的临时政府……阻止了蛊惑人心者掌握巴黎防务，并使之无法在全国制造巨大的社会动乱。”在他们想来，在外敌面前忍辱屈膝，虽然损国害民，却可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如若顺从民众，让当时十分活跃的社会主义派别和工人团体左右局势，则会危及有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宁可投降普军，也不宽待民众,这就是所谓‘国防政府’的选择。

“国防政府”成立三天，就由外交部长法夫尔出面，恳求俄、英、奥、美诸国从中斡旋,向普鲁士转达法国政府的求和之意。但各国充耳不闻，不把法夫尔的话当真。原来，法国此时是‘临时’政府,各国尚未予以承认,说话怎能算数？法夫尔烦躁焦虑，9月 9 日声称，他要只身涉险，径往普军大营求和。大多数政府成员一听此言，连忙上前劝阻，说是巴黎人民抗敌爱国的热情正很高涨，若外长向敌军求和，临时政府必被视为卖国政府，受到攻击，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推翻，那怎么得了？于是“国防政府”另生一计,决定请一位既有些国际声望、又非政府成员的人士，出使各国吁请斡旋。法夫尔想来想去，觉得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最为合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